

别用

肉眼 看世界

BIYONG ROUYAN KAN SHIJE

白山出版社

记者是干什么的？

——代自序

有人说，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为航行在大海中的一艘巨轮，记者就是船上的瞭望者。记者通过自己的眼睛发现问题，向有关部门或人士提出问题，防止更多的人误入歧途。作为记者，能够以笔为旗，用真实来写作，那无疑是对历史负责、为公众负责的表现。在我看来，记者无外乎有两种写作“切口”：一种是每天奔波四方的“动态记者”，靠新闻本身的“五个 W 和一个 H”写文章；另一种则是平素里沉思琢磨问题，对司空见惯的东西能比常人多感悟出一些生活道理奥秘的“静态记者”。严格地讲，我属于后者。在别人看来没发现什么新闻故事的地方，仍能领觉出新闻点来。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时代的观察家，我愿为这一生涯奋斗终身。

从小到大，没做过写字的梦。更不是因为受“名人出书热”的影响，也来凑凑热闹。只是经友人多番善劝，把自己写过的东西收集起来，留给亲朋好友们茶余饭后品头论足。故没有请哪些德高望重的先生来为本书作序，以免拉大旗作虎皮之嫌。

其实，真正了解自己人还是自己。没有必要让人家来为自己说长道短，假模假式地装样子。从我读书识字以来，早已记不清楚自己到底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字。没想

到读书藏书竟成为自己终身的嗜好,真应验了“一不留神混进文化人行列”那句话。读来写去,无非是把生活中的见闻兜售给广大读者罢了。尽管新闻本身是件“易碎品”,时过境迁,就会暗淡失色。可人们仍能从往日的新闻中读出故事来。从这个层面上讲,新闻工作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

作为接近“不惑”之年的一个“墨客”,人到中年的感觉便是想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尽量地无愧自己的一生。或是放歌高唱,或是笔底生花,或是深研细琢,都是文化人的“勾当”。好在自己是军人出身,穿过几年的“黄棉袄”,有幸有缘自己的首部作品集便是由军队出版社出版,也算是本人对那“火红年代”的一种回报吧!

感谢白山出版社全体同仁的帮助,感谢高姗同志的认真细仔编辑,感谢恩师张凤兰、王金囤、王忠敏先后对我的教诲与知遇。没有众多的良师益友精心栽培,我至今仍有可能停留在简单的读书、识字阶段。当然,本书也得益于妻子威虹、儿子雨腾多年的无私奉献。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李 刚

2002年4月19日,于沈阳南湖

目 录

记者是干什么的? ——代自序	(1)
第一辑 理性之光	
第一生产力给辽宁带来的希望	(3)
春天里的呼唤	(7)
搞活企业的出路在市场	(10)
再造一个辽宁	(13)
为改革在理论上寻找“支点”	(16)
让思想冲破牢笼	(21)
在探索中前行	(24)
抓住世纪之交的机遇	(27)
用人是振兴辽宁的关键	(29)
辽宁到底行不行	(31)
产权一改就灵吗?	(33)
鞍钢人的新观念	(38)
敏感地区的敏感动作	(43)
玉不琢,不成器	(46)
宽甸,发展思路能否再宽点	(50)
第二辑 焦点关注	
沈阳,有人骂市长	(55)
感受“福音热线”	(58)

沈城报业竞争硝烟乍起	(64)
道路收费如是说	(68)
二千亿存款,是忧是喜?	(71)
档案不再神秘	(74)
江河并非万古流	(77)
沈阳人期待着“上天入地”	(80)
沈阳,焦点不访谈	(83)
投机者望油兴叹 沈阳加油不限量	(85)
房改牵人心	(87)
明察暗访商品房	(91)
到底谁来给韩绍文一个“说法”	(95)
倪娜的官司何时了?	(101)
沈阳,别把大雪当负担	(104)
电信局别在“姥家”门口唱大戏	(107)
1995年谁说“钱”程似锦?	(109)
是是非非说“情人”	(115)
我们需要高尔夫球场吗?	(120)
七嘴八舌话裁员	(125)
辽宁反暴利法何时出台?	(128)
打假不是毛毛雨	(131)
举世瞩目看截流	(134)
国产车价还能扛多久?	(137)
一百五十万辆国产车卖给谁?	(139)
订货单上标回扣 明码实价	(141)
公款消费搭赠品 应有尽有	(143)
养路费不交还是不行	(145)
百年大计,质量第几?	(148)
《废都》离《金瓶梅》多远	(148)

第三辑 市场观察

关注中国企业家·····	(153)
外向牵动,给辽宁带来了什么? ·····	(156)
辽宁,为何总把“花期”错过 ·····	(159)
辽宁人到底差哪儿呢? ·····	(166)
亏损经理接管盈利企业·····	(173)
“太空”酒城缘何萧条·····	(178)
俏若不争春,谁把春来报? ·····	(181)
十五的月亮何日能圆? ·····	(184)
当前企业现象面面观·····	(187)
钱! 钱! 钱! ·····	(192)
宋声明是否送晚了“声明”·····	(195)
1993 年报刊“意识扩张” ·····	(199)
企业何时才能自己找“婆家” ·····	(203)
企业为何留不住人才? ·····	(206)
人才流动苦了谁? ·····	(209)
辽宁的“五朵金花”在哪里? ·····	(213)
辽宁人,从川味中品出了什么? ·····	(216)
市场做“蛋糕”的模具·····	(219)
沉重的“巨响”·····	(222)
关注“大商现象”·····	(226)
愿“友谊”地久天长·····	(229)
辽宁速冻市场谁主沉浮? ·····	(232)
北方大厦怎么了? ·····	(235)
谁来为沈阳钟厂“送终”? ·····	(238)
一袋馄饨惹是非,谁家姓宋涉产权 ·····	(240)
救救锦州钛白粉·····	(244)
“入关”后,辽宁企业还有魅力吗? ·····	(248)
辽宁地产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吗? ·····	(252)
市场到底有多大? ·····	(256)

只要“哈哈腰”，就能挣来钱	(259)
沈阳市场并不是“打”下来的	(262)
沈阳浑南大市场能有多大？	(266)
消费者越来越聪明	(268)
辽宁旅游欲说还休	(272)
联营联出“风波”来	(275)

第四辑 新闻评述

众口评说《劳动法》	(283)
最低工资并非最低救济标准	(285)
百姓冷暖知多少？	(287)
两年的采暖费哪去了？	(292)
我想有个家	(295)
高楼大厦安稳否	(300)
出租车价格调整别殃及百姓	(304)
当心，出租车驶入“邪道”	(306)
谁说机杼不打折？	(308)
谁来帮我找回自行车？	(309)
饭店为啥都出兑？	(311)
鞭炮：到底放不放	(314)
过年，过什么？	(319)
沈阳名校收费不再羞羞答答	(325)
纯净水，纯净吗？	(327)
一件羊绒大衣到底值多少钱？	(330)
书价狮子大张口，吓跑一群读书人	(332)
花季少年死于非命	(334)
工人村里访工人	(338)
下岗众生相	(341)
百姓话严打	(347)
停电五天为哪般？	(349)
秋菊重返校园	(352)

亦喜亦忧话动迁·····	(355)
--------------	-------

第五辑 深度访谈

思想还值钱吗? ·····	(361)
遗憾在关岛·····	(363)
难圆脱贫致富梦·····	(366)
走出家门天地宽·····	(371)
与命运抗争的人·····	(373)
在难点中寻找亮点·····	(375)
历史包袱不该企业背·····	(377)
沈阳飞龙还能飞起来吗? ·····	(379)
我们把“曙光”卖了个“处理价”·····	(382)

第六辑 思想语录

招聘“孙悟空”·····	(387)
硬汉阚奎武·····	(389)
展产品,更展人品 ·····	(391)
健全我们的人格·····	(393)
躲避奢华·····	(394)
当牛看与当人看·····	(396)
有感于不敢登泰山·····	(397)
历史难忘毛泽东·····	(398)
王小波和他的精神家园·····	(401)
婚纱“杀”了谁·····	(403)
用人需要理智·····	(405)
“经商快车”满员否? ·····	(407)
可怕的怪圈·····	(409)
透过产品说人品·····	(411)
爱心献给谁·····	(413)
到了辽西才知酒量小·····	(415)
还是少喝点酒吧·····	(416)
我看“牛奶浴”·····	(418)

横向联合与“分裂主义”	(419)
离读者多远,离市场就有多远	(421)
蚁穴溃长堤	(423)
改革不进则退	(425)
“夜半歌声”到床头	(427)
厂长原本不是“官”	(429)
街谈巷议大盖帽	(431)
“巨人”难当	(433)
看病容易抓药难	(435)
从“醉倒”的秦池说起	(437)
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439)
给谁留的作业?	(441)
何必都演《武则天》	(443)
戒烟:爹说娘说不如“法说”	(445)
一级警督做门卫	(447)
没有精英,哪有精品?	(448)
别把流动说“跳槽”	(450)
武松领着冬妮亚去见杨白劳	(452)
峰会还是疯会?	(454)
师道还有尊严吗?	(455)
医院里的故事	(457)

第七辑 透视生活

祝愿人人都有新质量	(461)
没有质量咋生活?	(463)
名牌,是城市的名片	(465)
“3·15”到底是谁的节日?	(467)
谁来划分生产与流通领域?	(469)
从头做起是根本	(471)
不懂技术咋监督?	(473)
关注质量腐败	(475)

打假为啥总扯皮?	(477)
我们拿什么迎接 WTO?	(479)
量变与质变.....	(481)
莫把名牌当盾牌.....	(483)
都是人民的币.....	(485)
质量上海.....	(487)
水表电表煤气表,没有计量行不行?	(490)
一本书,到底值多少钱?	(495)

第一辑 理性之光

第一生产力给辽宁带来的希望

——关于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系列述评

进入市场经济以来,辽宁人的失落感和焦灼感无时不在。记者在采访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辽宁还能不能重振雄风,辽宁何时摆脱困境?

可以说,从上到下,都在寻找辽宁发展的出路。出路在哪?出路是什么?人们冥思苦想,论证分析,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着各自的“兴辽方案”……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曾经作为新中国工业巨子的辽宁,在计划经济中获得的枚枚奖章,无不是依靠先进的工业技术进步而来的。辽宁人要在市场经济中也捧金杯再获锦旗,就必须用新技术来调整、改变全省的产业结构,这样才会使老工业基地勃发生机,再现活力。

未来的世界里,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显然是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要靠思想吃饭,凭智慧赚钱,辽宁发展的突破口是科技……

50年代,辽宁的钢铁、煤炭、机械设备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辽宁人曾引以为自豪的家乡产品风靡计划经济市场近40年,就在市场经济大门初开时,辽宁产品却昙花一现般地消失在市场之外了。剖析原因,走访用户和市场,人们对数十年一贯制的辽宁产品颇有微词。傻大黑粗、质量太差、样式陈旧、功能单一、没有商标厂址、售后服务不好、价格偏高等等。辽宁人不得不反思自己的人品和产品。为什么同样的产品,人家的有市场,自己的没销路呢?质量差、成本高、样式旧、缺商标、少广告,这一切不都是人为的原因吗?躺在昔日的成就簿上,产品开发落后于市场需求,重复低水平的劳动,抄袭人家的东西,模仿“舶来品”,

简单的薄利多销生产那些“一次性”产品,企业岂能不陷入危机之中呢?

以一台小小的电话机为例,覆盖辽宁市场,乃至全国电信市场的,多是广东的产品。按说,一台电话机的技术含量并不高,生产工艺也不复杂,样式翻新和原材料的选择也不难,偏偏这个活跃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里的寻常物件,却几乎看不到辽宁货。在全国生产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起步较早的辽宁,有相当规模的厂房、设备,却生产不出有规模的产品来。究其原因,消费者普遍对辽宁的家电产品质量怨声载道,人们抱怨产品工艺不过关,返修率高,市场不买账。辽宁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高新技术领域内的落伍,是造成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辽宁曾是新中国的装备基地,它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在日趋枯萎的资源面前,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老路已不乐观,辽宁的唯一“突破口”是用新技术来拯救疲惫不堪的老企业。既然科技是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只有启动科技才能推进产业进步,真正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辽宁的产品才会有市场,企业才会有出路,这是辽宁人别无选择的生存之路。

“心灵”才能“手巧”,高新技术产业不仅给老工业基地带来了活力,增加了魅力与实力,它正成为辽宁新的经济增长点

市场经济讲究“心灵”与“手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是“凭思想吃饭,靠智慧赚钱”。

改革开放的20年,辽宁不再把企业的资格老、数量多、规模大,作为经久不衰的优势了。对日益暴露出来的产业结构矛盾和机制上、体制上的各种弊端与束缚,有了清醒的认识。近年来在全省兴起的软件产业,就是辽宁人用高新技术展示自己“心也灵、手也巧”的典型例证。据省科委统计,全省从事生产、经营、销售及咨询开发的企业有1000余家,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群体。具有相当规模的东软集团、和光集团、大有公司、东方电脑等企业,正在开发超级档案系统,CT机图像处理、自动相机高速调焦、工业控制等一大批有市场潜力的软件。其中东软集团新建的软件园是国内最大的软件生产基地,其所属的东大阿尔派

是国内首家上市的软件公司,和光集团不仅是世界著名离 IBM 和软件巨头微软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也是康柏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由于和光、长白、四达、北泰、万普、东方这些昔日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正用自己的代表作问鼎市场,使辽宁的微型机、工控机、打印机、显示器等硬件已经占有了国内市场的 20%,东江、先达、信达、北商、迈克等公司的崛起,又使沈阳成为全国最大的 IC 卡、商业 POS 系统和条码设备的生产基地之一。

辽宁人在“难点”中看到了“亮点”。去年,全省生物制药的 30 家骨干企业,实现产值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在南方沿海省区,个体私营经济早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温州、晋江也由造假基地成为造优基地,发展民营经济固然是腾飞的基础,但真正起飞的关键还是高科技。辽宁人在丧失的机遇面前,只有提高科技附加值,才能赶上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省区。在这方面,辽宁任重而道远。

辽宁人开始注重并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优势,已经开发的 57 种重要新材料上市,产值与利润极其可观。中科院沈阳金属所研制的纳米材料是 21 世纪重要新材料之一,用途广泛,可形成很大的产业链;沈阳腐蚀所的发泡镍是制造镍氢电池的主要原料,目前该产品已占国内 50% 的市场份额;技术进步、科技成果正在转化为生产力,产品生命力的不断旺盛,使企业开始崭露生机与活力,高新技术在改变辽宁传统工业技术结构的同时,正成为全省新的经济增长点。

用朝阳技术来改造夕阳产业,辽宁人对“第一生产力”充满信心,科技之光,无疑是辽宁人迈向 21 世纪的希望之光

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十分注重“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省委书记闻世震与原国家科委主任朱丽兰同志共同倡导的科技联席会议制度,没有成为泛泛的空谈。用朝阳技术改造夕阳产业是老工业基地的“再生缘”。这回,辽宁人不再是实事虚干了。

国家科委把辽宁企业技术创新示范工程、CIMG、CAD 应用工程列为国家试点省;将东大阿尔派列为全国四大软件基地之首;把辽宁三普

公司定为国家镍氢电池产业化基地;对工厂化农业、POG 系统、高速切削技术、工业机器人等一批项目给予了重点支持和扶持。

值得人们关注和欣喜的是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中,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始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在成功前的成长过程是极富传奇色彩的。没有这些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许多科研成果依旧还会锁在“官办”的科研机构的抽屉里,是他们打破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才使得科研成果得以迅速地转化生产力。这批优秀的民营科技知识分子,正是以“民族昌盛为已任,以产业报国”的拳拳之心,在尖端领域内实现着他们的“强国之梦”和“强省之梦”。从东宇集团出资 1500 万元买断了沈阳旺升制药公司,生产国家二类新药泮妥拉唑,盘活资产存量 2300 万元,解决再就业职工 2320 人;到强风集团在控股 53% 与沈阳水泥机械厂成立了沈阳水泥机械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又策划吸收朝阳重型机械厂的部分资产以及唐山、上海、洛阳等地的水泥机械厂全部资产,组建亚洲最大的中国水泥机械集团。人们看到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造老企业。当抚钢投资 3 亿元兴建的模具生产线,因控制软件不配套,长期不能生产运行时,东北大学开展攻关,解决了 8 项难题,实现了引进轧机与国产的粗轧机配套,形成 2.5 万吨的生产能力,使模具扁钢产品达到国外同类先进水平,为企业年增效益 0.45 亿元。

广东的科龙、四川的长虹、山东的海尔都用事实证明,高新技术越发展,开发的领域越广泛,带动的相关产业和为全社会提供再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人们开始认识到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之快,并非是卧薪尝胆几十年取得的成就,而是德日两国的国民素质高、科研基础雄厚,我们不注重培养自己的技术潜能,“与世界接轨”就是一句空话。

10 年来,辽宁沿着“两高一深”之路,以火炬计划为支撑,结合产学研,重点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区。涌现了像刘积仁、吴力、陈大海等“一人带一个大产业”的优秀科技企业家,使“用高新技术增量盘活传统产业存量”的理论得以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有了科技支撑,可以说科技是老工业基地翻身改造的最佳切入点和希望所在。

(1998 年 6 月 27 日《辽宁日报》)

春天里的呼唤

——首都新闻界人士寄语辽宁

199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当春天的气息透过全国“两会”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每个角落时，人们把这次换届的大会又看作是迎接中国“经济春天”的一次盛会。

就辽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首都新闻界的一些资深记者纷纷建言献策，表达他们对老工业基地的深厚情感与期望。

思想解放不应停留在嘴上

曾在辽宁工作、生活34年的现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对辽宁一往情深。他说，许多地方的改革实践证明，解放思想与转变观念特别重要。辽宁人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太深，因此，难度也颇大。他回忆改革开放初期，辽宁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农村“敢不敢富、能不能富、会不会富”的口号时，惊动全国。那时候，辽宁的确先行了一步。范敬宜说：“本来辽宁思想解放的脚步并不慢，可后来经过一些反复，辽宁人又回到了老路上，这反映了辽宁解放思想上存在的某种惰性。为此，当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时，有人认为，没必要再抓这方面的工作了，而实际上则不然。正如省委书记闻世震已经讲到的，农业上的小富即安、工业上的求公怕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畏难情绪等等，都是切中时弊的。我认为，辽宁的思想解放是全省上下共同的事情，当然，领导干部要率先解放自己的思想才行。”

《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皮树义是辽宁抚顺人。他说：“辽宁经济上的差距，根源是思想上的差距造成的。千万不能认为思想已经解放得差不多了，好像有些问题以前不敢讲，不敢做，党的十五大明确了就